

●要籍时评

与春天的绝望之约

——评桑塔亚纳早期哲学名著《理性的生命》

张沛

曾有这样一位哲学教授，上课时忽然听到窗外鸟鸣，于是正告诸生：“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言毕翩然离去。——他就是美国哲学家和诗人桑塔亚纳。

对于近现代的中国学人来说，桑塔亚纳算不得一个很陌生的名字；像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都曾对他的美学思想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兴趣。钱钟书先生早年十分推崇这位被他妙译为“山潭野衲”的学者，曾撰《作者五人》（1933年）一文，从文艺批评的角度评论桑氏说：

“山潭野衲是五个人里顶多才多艺的。他的诗里，他的批评里，和他的小品文里，都散布着微妙的哲学，恰像他的哲学著作里，随处都是诗，随

处都是精美的小品文。《微末》(Trivium)的作者，L. P. Smith为他选的那本《小品文》(Little Essays)，中间倒有一半是从他的大著《理性的生命》(Life of Reason)里挑出来的。”

简直是一语成谶，“山潭野衲”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就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待到今日更是明日黄花一流了。在国内学人的心目中，桑氏似乎更多的是一名美学家或文艺学家，目前大陆坊间只有其《美感》与《诗与哲学：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及歌德》两种著作的译本，而他几乎是最重要的代表作——《理性的生命》，则一直都没有译介过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原名何尔盖·桑

塔亚纳(Jorge Santayana)，1863年出生于西班牙，九岁半时移居美国。他十九岁时入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书，1886年以全优成绩毕业。自1888年起，桑塔亚纳师从威廉姆斯·詹姆斯(Williams James)攻读博士学位，并于获得博士学位后留系任教。1912年，桑氏辞去哈佛的教职，先后赴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游历、著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逐渐奠定了自己的理想主义-自然主义哲学(idealistic naturalism)。1952年9月26日，桑氏在罗马去世，享年89岁，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绝望”(“Desperation”)。

桑塔亚纳的天性属于哲性诗人(a philosophical poet)而不是诗化哲人(a poetic philosopher)^①。他在《诗歌与宗教的阐释》(Interpretations of Poetry and Religion, 1900)一书中曾明确指出：诗与宗教是同一的；当诗歌干预生活时即成为宗教，而当宗教仅自生活孳生出时便是诗歌。由于无法接受超验、超自然的上帝以及天启宗教，他最终走向“适合

纯粹自由与幻想完全破灭之心灵”的自然主义哲学，试图在哲学中寻找个人的满足以及信仰和诗意的栖居地。

桑塔亚纳一生著述宏富，其主要作品包括：*The Life of Reason*(1905-1906)、*Three Philosophical Poets*(1910)、*Winds of Doctrine*(1913)、*German Philosophy*(1916)、*Essays in Critical Realism*(1920)、*Soliloquies in England*(1922)、*Skepticism and Animal Faith*(1923)、*The Realm of Essence*、*The Realm of Matter*、*The Realm of Spirit*、*The Realm of Truth*等。

桑塔亚纳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哲学家，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哲学是：“我们必然摇摆于激进的超验论(生存时它干脆沦为唯我论)与设为常规理智前提的唯物论之间。”^②再如他强调哲学的主观性，不相信有绝对真理存在，反对体系或有机综合的哲学，但自承“不情愿地接受现实是我整个人生和哲学的特点”^③，——他曾这样说自己：

我本人对存在并无强烈的依恋感，我在衡量这个世界时，是看它所能显示的直觉而非构成它的那些芜杂事实。说到底，最明智的做法或许就是弃之而去。^④

——因此他相当独断地提出一套宗教意味很浓的本质论(essentialism)来对抗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但这样一来，他最终发展出一套关于“自我解释而又无法解释的宇宙”的自然主义理论体系。如果说桑塔亚纳是一名唯心的怀疑论者，那么他不彻底的（他并不准备怀疑自己的哲学）怀疑主义即是这名哲学巨人的“阿卡琉斯之踵”。

《理性的生命》(The Life of Reason, 1905 - 1906)是桑塔亚纳的早期代表作，全书共分五卷，分别是：《常识中的理性》、《社会中的理性》、《宗教中的理性》、《艺术中的理性》、《科学中的理性》。该书根据桑氏在哈佛讲授哲学史的讲义整理而成，集中体现了桑塔亚纳哲学的基本精髓，作者以后的许多重要观点其实就是对

该书思想的扬弃发展。

其中《常识中的理性》是全书的总钥。该书的观点似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自然是理想的完美花园，而情感则是诗歌、神话与思辨的永恒沃土”(12章)。作者导论中开宗明义指出：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道德戏剧。科学、宗教抑或道德、艺术等方面的进步均与反思所创造的理想有关；人类摆脱当下的感觉奔流而瞻前顾后的一刹那即出现反思，而有效的反思即是理性；换言之，当生命冲动经过反思的改造变成了理性。人生即处于运动中的理性；“理性的生命”指称人生中感知并追求理想的那个部分；就人类进步而言，理性的生命不是单纯的手段或一个偶发性事件，而是进步本身的全体呈现。

在完成基本概念的界定工作之后，作者开始申说理性的自然基础即其中的原始感性成分：理性要求两种生命(生活)类型的融汇：一种是通过事物和社会情感表现的冲动生活，另一种是体现在宗教、科学和摹仿性艺术中的反

思生活，这样理性生命就是艺术的另一名称。艺术与理性都具有自然的来源，都受到自然的节制。每一真正的理想都有一个自然的基础。

经过关于理性生命的几派主要观点的梳理、辨析，作者着重指出：争论辩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阐释的时代；关于道德哲学，我们无需去驳斥任何东西，因为一切理想与绝大多数教义背后的意志本身是难以驳斥的。因此，“我们的批判哲学仍将是独断论的，因为它通过不可避免的非派生性推论过程而建立在无法解释但又实际存在的数据基础之上”(本书第4章)。现在的工作应当是从产生一切客体和欲望冲动的直接之流开始，描述理性的生命。这意味着观察首要的事实与目的、观察自然和生活的概念如何聚拢在它们周围，同时指出思想和行为中的各种理想，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理性逐步把握经验而接近这些理想。在此，我们看到了桑塔亚纳自然主义本质论的初步滥觞。

人性是本书的一个核心议题。桑塔亚纳在末章这样总结说：

人性的核心部分具有自然的普遍本性，也是自身复杂构成中的一种。向前发展是它的规定性。它在自身的历史显现中变化不定，并淡化为一——就其史实而言——很难再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它在每一个阶段都具有固定不变的“隐德来希”，即该生命的理想，它以本能为基础，集中体现为性格，在反思中成为注意的焦点，并为一切取得或有可能继承其生命组织的人所分享。他的感知与推理能力构成体现在他身上的人性的一部分；一切信仰或欲望的客体，以及所有他可能认可的正义——责任的标准，都是人性的副本，以之为前提，并且只有在表达人性的内在倾向时才是正当的。

这个说法实在有些模棱两可。所谓“生命的理想以本能为基础”其实是一种二元论的人性观，其中隐含了如下一种

假设：自然的、本能的、原始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感觉材料”才是理性生命的本质。

表面上，桑塔亚纳承认了人性具有“隐德来希”或曰“生命理想”的内核；用他本人的话讲，即“启示自身、先天是基础、自身证明自身存在、自身包含自身全部价值以及其万物价值的意识”（本书第9章）。换言之，人性是自我规定并自我完成的，而这种自我规定—自我完成的活动与个体的欲望、意志以及物理规律并无所属性的关涉，相反倒是统摄后者的“必然命令”。由此可见，人性或“理性的生命”应当都是一元的，用黑格尔的话讲，就是“自然和精神都是理性的”^⑤。

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桑塔亚纳与前人的观点相左或至少是貌合神离，他强调人性中自然与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即其并非单纯是“化性起伪”、琢磨锤炼理性的工具，更是前者的先天依据。如他在第一章就指出“一切价值判断也离不开非理性的基础”、“非理性的命运为个体中的超越性自我提

供了栖居之处”，人性“以本能为基础”并不断变异乃至最终消逝；在结束本书时还叮咛读者说：

人性的这一界定本身很清晰，也符合事实，但恐怕还不足以清楚地解释具有自然基础的理性生命如何在理想的世界中获得创造性的绝对权威。

这样，连“固定不变的”隐德来希也岌岌可危了。在桑塔亚纳看来，上述自然的非理性物就是人类的本能冲动，后者而不是“隐德来希”构成了人性的核心——“在控制性影响产生明确的观念之前，我们于自身中最初发现的东西，就是那些已经在活动的本能”（本书第1章）。因此理性生命是相对性的、附属性的，它有待自然存在的占有或赋予，通过非理性的冲动而完成自身，理性只能在反思中静观上述非理性的自然本质——“经验的实质存在于想像而非知觉之中，而知识与理性不过是其经过打磨的终极形式”（本书第

2章），甚至于“理性对于生命来说并非不可或缺”（本书第7章）、“理性本质上是假设的、附属的，它永远不可能构成它在人类中表达的或在自然中所辨识的东西”（本书第8章）。

这样一来，尽管作者宣称“自然是理性的基础与主题；理性则是自然的意识……也是自然的依据和目标”（本书第9章），但理性与人性、理想与自然事实上却分裂为不无关系但并非同一的两瓣。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讲，即：“真正的对立是冲动与反思、本能与理智的对立”（本书第7章）。为了打通、整合这两个环节或系统，他后来（1923年）进一步提出了“动物信仰”（animal faith）这个终极概念（按在《常识中的理性》中已经出现“动物本能”这一前概念）。这个概念似乎是多余的，其功效类似黑格尔所讽刺的“思维阴沟”；其实质不过是用一个个人的隐喻来代替既有的集体隐喻而已；其结果则不免作为否定环节之一而沦陷在意义的无穷“分延”和永恒追逐之中（思维主

体的自我放逐恰正与之相应）。

最后有一点应当指出，即桑塔亚纳的文笔十分优美，兼有“芙蓉出水”与“错彩镂金”之妙。钱钟书先生曾这样品评他的文风：

山潭野衲也是绝无火气的，但是他跟穆尔和卜赖德雷又不同，一种懒洋洋的春困（Languor）笼罩着他的文笔，好像不值得使劲的。他用字最讲究，比喻最丰富，只是有时卖弄文笔，甜俗浓腻，不及穆尔、卜赖德雷和罗素的清静。他的书不易看，有一点很近卜赖德雷，他们两人的文笔的维维组织——Edith Sitwell的Pope传里所谓texture——都很厚，很密；他们的文笔都不是明白晓畅的，都带些女性，阴沉，细腻，充满了夜色和懂懂的黑影（Shade）。（《作者五人》）

所谓“河洛出而文字坏”，哲学家对于文字表达似乎一向不怎么注重；在这一点上，《理性的生命》可以算作一个令人惊喜的例外——原来哲学著作

也是可以写成美文的!

注释:

① Father Richard Butler, O. P.: The Life and World of Santayana (Chicago: A Gateway Edition, 1960), p. 100.

② "A General Confession" in Paul A.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George Santayana (New York: Tudor Pub-

lishing Co., 1957), P. 17.

③ Persons and Places (London: Constable & Co., 1944), p. 154.

④ Skepticism and Animal Faith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 171.

⑤ 黑格尔: 贺麟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78年, 《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113页。

